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古本水滸傳 第二十九回 黃蜂嶺病關索揚威 九里墩拚命三除害

話說當下石秀向宋江說道：「小弟原籍金陵建康府人氏，當年因隨叔父出外販賣羊馬，叔父半途亡故，俺又消折了本錢，回鄉不得，流落薊州，賣柴度日。後幸遇著哥哥楊雄，結拜異姓兄弟，輾轉來此聚義，直到今日。前日張二哥、穆大郎等回鄉，俺也動過念頭，只不曾對兄長說。俺想起家裡那位孀婦，當初俺幼小時節，父母都死了，只剩得俺一身，好生苦惱，幸得叔叔看顧，孀婦費盡心力。卻將俺撫養成人，偌大恩德，一點沒有報答，心上老大難過。俺自出外以來，叔父又死，一別數年，家中只剩她一人，不知如何過活。俺每思想起來，心中如油煎一般，幾次想去探望。不料前日兄長又賞下一匹綢子，俺見了這土物，更自鄉思難遣。如今再不延遲，擬明後日便行，不知兄長答應麼？」宋江道：「哪有不允之理，賢弟要走，待愚兄後日餞行。」石秀大喜。楊雄叫聲：「兄弟，你獨自回鄉，途中怎不寂寞，待俺伴你前去。」石秀道：「怎好有累哥哥！」楊雄道：「自家兄弟，休如此說。」宋江說道：「此去建康路途遙遠，有人做伴，那是再好沒有了！」當日酒闌筵罷，眾人各散。到了後日，楊雄、石秀收拾一切，打拴好包裹，換上客商衣服，掛口腰刀，提條哨棒，便來眾頭領前辭別，有的都送下山去。只見山前亭子內，宋江早擺下送行酒席，又取出兩大包金銀，相贈楊雄、石秀做路費。二人拜受，藏放在包裹裡，吃了幾巡酒，宋江把個上馬杯，叮囑一番。二人拜過宋江，又和眾頭領作別，只見各自背上包裹，提著哨棒，大踏步下山而去。這裡西山關上，宋江另行派人鎮守，不在話下。再說楊雄、石秀離了梁山泊，向江南建康進發，路上免不得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。不止一日，那日走到徐州地界，只見迎面一座高山，山下一帶都是林子，山勢高峻，樹林叢密。楊雄叫聲：「兄弟，這所在也險惡，提防有大夥在內。」石秀道：「他要是活得不耐，來太歲頭上動土！」說話剛罷，只聽得一棒鑼聲響處，林子裡擁出一千強人。為頭一個大王，高聲叫道：「會事的留下買路錢過去！」楊雄道：「如何？那話兒真個來也。」石秀道：「看仔細，且自上去！」楊雄緊一緊背上包裹，拖瞭哨棒，大踏步直沖將去，石秀跟著向前。那大王喝道：「兀！那漢子，若不留下金銀，管教你一刀兩段！」楊雄哈哈大笑，將哨棒一舉，直搶過去；那大王放開腳步，拔刀就鬥。這大王哪裡是楊雄對手，不到五七個照面，吃楊雄只一棒，打倒地上。楊雄便把哨棒高高舉起，要打大王。那大王仰天叫道：「俺死也不懼，將來宋公明自會替俺報仇。」楊雄連忙住手，喝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那大王道：「俺說宋公明替俺報仇。」楊雄道：「宋公明是梁山泊頭領，你却何由認得？」那大王道：「俺自認得。你要殺便殺，不必多言。」楊雄大怒，重行舉起哨棒待打，忽又猛然省得，說道：「俺且問你，這裡是何地名？說話得對時，饒你性命！」那大王道：「這裡是徐州地界，這山岡叫做黃蜂嶺，你待怎生？」楊雄一聽，立將哨棒放下，叫那大王趕緊起來，俺有話說。那大王就從地上爬起，撿了自己的刀。楊雄看時，石秀仗了一條哨棒，正在趕打那班嘍囉。便高聲叫道：「兄弟休要動手！」楊雄連叫好幾聲，石秀方才聽見，倒拖桿棒回來。楊雄便對那大王說道：「俺乃梁山泊病關索楊雄。這是俺的兄弟拚命三郎石秀，俺二人因事上金陵建康府去，打從此地經過，爭些兒鬧出大事。」那大王聽說，慌忙棄了兵器，納頭便拜道：「怪道這般好武藝，原來是二位頭領，適才多多冒犯，幸勿見怪！」石秀道：「不知者不罪，你且起來！」那人起身，只見嘍囉遠遠地立著，張頭探腦，便叫：「孩子們都上來，快見了梁山泊兩位頭領。」那嘍囉一齊上來，對楊雄、石秀亂磕頭。一個嘍囉就拾起地上兵器，一個嘍囉卻拾一頂頭巾，送上給大王戴了。那大王說道：「小人胡六，還有一個結義兄弟阮八，見在山上。前日因為仰慕梁山泊大寨，差人奉獻金帛，傾心歸附。俺一向想來山東，拜見宋公明和眾頭領，只為沒得閒暇，不曾前來；今日天賜其便，難得二位在此經過，便請上山，使小人略盡孝敬，幸勿堅卻。」楊雄、石秀見他誠意相邀，也不推辭，跟了徑走。行到半山，只見一個大王引數十嘍囉，正急忙忙奔下山來，這個便是阮八。胡六便喚：「兄弟哪裡去？」阮八道：「你不是被一個漢子打倒麼？俺特下山救你。」胡六笑道：「沒事了，只是接著梁山泊兩位頭領。」說著，指了楊雄、石秀二人，叫他相見。阮八率嘍囉拜過，便轉身在前引領，直引到聚義廳上，忙忙的宰豬殺羊，排下豐盛筵席，當晚庭上高張燈火，大吹大擂，宴請楊雄、石秀，直吃到半夜方散。楊雄、石秀就宿在山上。次日，胡六、阮八又自相留，楊雄、石秀要緊回鄉，吃過一頓東西，背上包裹，提瞭哨棒就走，兩位大王只得相送下山，訂了後會而別。

且說楊雄、石秀下了黃蜂嶺，一路遄奔，那日鄉關在望，早到建康府了。二人進城，已是傍晚時分，石秀在前，楊雄在後，迤邐走到東校場左近，自家門首一望，只見牆塌壁倒，門戶零落，蛛絲網滿屋角，亂草長沒人膝，早是一所空屋架子，哪裡還有人居住。石秀呆了好半晌，長歎一聲，回身便走。不百步路，走過一家門前，見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公公，攬一個三四歲的孩子，正在逗著玩笑。石秀走將過來，和老公公打個照面，聽得「呀」了一聲，石秀住步。只見那老公公睜大眼睛，不住的把石秀打量，口裡卻問道：「你不是石三郎麼？如何今日才回鄉？」石秀含糊應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公公可是李公？一別多年，俺倒有些眼生了。」李公應聲：「正是。」便請二人進來拜茶。石秀正要尋人問訊，便招了楊雄，跟著李公直到堂上，放下包裹，哨棒，李公讓二人坐了，一個婦人出來把孩子抱去。半晌，李公端上茶盤，請二人用茶。卻叫道：「三郎兄弟，你的身材狀貌，當年俺是看慣的，你雖眼生，俺卻一見就認得；但不知這位是誰？」石秀道：「這是俺的結義哥哥王大。」李公道：「兄弟，你望了家也未？你的孀婦已亡故了。」石秀道：「正要請問公公，便請見告！」李公道：「自你叔姪出外，一去多年，你孀婦日夜盼望，竟終年沒有一點消息。因而她時常啼啼哭哭，只說兩個人出外，哪有一個歸家也好，誰想到一雙不見，兀的不令人想煞。她後來氣苦過了，流乾了眼淚，雙目失明；又且孤身無伴，衣食不濟，常自忍饑受餓，窮苦萬分，教她如何打熬得下，不久就此死了。」石秀想起當年孀婦撫養之恩，禁不住流下痛淚。好半晌，說道：「公公，以後如何？」李公道：「她死了，便由四鄰出主，買一具棺木，將她收殮了，埋葬在這裡七棵鬆地處，今日天色已晚，你要祭掃的話，明日自去。」石秀說：「好。」當日天色已晚，李公留二人在家過夜，石秀也不推辭，徑自歇下。李公進內吩咐媳婦，去廚房煮下魚肉，又打了好酒，將出來請二人吃。一面又去廂房中安排床鋪，將二人管待得也好。當夜，李公陪待二人吃酒，吃到中間，李公四顧無人，輕輕叫一聲：「兄弟，老漢有句不合理的話，你可不能見怪。」石秀道：「什麼話？公公且說。」李公挨近石秀身傍，低聲說道：「有人說你在外闖下大禍，上樑山泊做頭領哩，不知此話確否？」楊雄聽了，暗吃一驚，拿起箸兒，連向碗裡撈東西吃。石秀應道：「這倒不是無根之言，俺也聽人說過，梁山上有一頭領，和俺姓名相同，也叫做石秀。人家聽得石秀名字，就誤認俺做了強盜，這也難怪。」李公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三郎多年不回鄉里，俺當做真上樑山泊去了。」石秀歎口氣道：「不瞞公公說，那年叔父中途亡故，俺又消折了本錢，回鄉不得，幾至餓死。幸逢這位兄長，拿出一筆本錢，合夥經商，販賣各種零星貨物，賺些微利，總算掙扎得這個身子。若沒這兄長時，俺早做了他鄉餓鬼也！」李公聽罷，只說：「恁地卻好，俺自聽得那話頭，心裡老大不自在，今日且喜這疑團打破了。」石秀道：「足見公公關心。本來俺幼小時節，常得公公看顧，受過多少好處，只是不曾報得，此一回廝見，俺心裡好快活！」當下李公說長道短，又談了不少閒話，直吃到近二更時，方才送二人安睡。次日，二人起身，石秀便取十兩銀子給李公，李公不受。石秀道：「公公休怪，這一點不算什麼禮物，只給公公買些東西吃，聊表寸心；你若推卻，便是見外，俺可不歡喜了。」李公推辭不得，只得受領。石秀又拿出零碎銀子，托李公上街去備辦下一應祭禮。李公如數買到，二人攜了，走出李家大門。石秀抄捷徑前行，楊雄後隨，直到那七棵鬆地方，石秀尋得孀婦墳墓，拜祭過一番，焚化了冥鏹，灑淚而走。

二人回入李公家裡，靜蕩蕩地不見一人，石秀轉身，聽得廂房裡有聲音，近前看時，只見李公獨坐在彼，兀自流淚，石秀忙跨入去，問道：「公公何事氣苦？」李公道：「兄弟，昨晚你不該騙我，說什麼在外經商的話。今日你們走後，有個人來這裡，說俺窩藏梁山泊強人石秀，偌大罪名，要扭老漢去當官首告；否則，須給他五十兩銀子，私和了事。俺說你又不是不曉得的，石三郎是俺鄰居，一向在外經商，今日回來望望鄉里，怎說他做強盜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兀自賴哩，他在北地裡犯了事，又上樑山泊為盜，沖州撞府，放火殺人，見今官府都揭著告示，拿到梁山泊強人一名，賞錢百千貫。你敢將他窩藏，不怕犯罪。」石秀問道：「是誰？」

他敢詐陷人。」李公道：「此人你自認得，便是馬王廟後面的閒漢江不良。」石秀道：「原來是他，公公不要害怕，有俺在此，不使累公公半點。」李公道：「他臨走時說，若不給他銀子，定要扭俺去見官告狀。兄弟，俺哪裡有這許多銀子。」正說時，只聽得媳婦在廂房外叫道：「公公，有人招你說話。」李公便走。石秀會意，把楊雄拉到一邊，附耳只說如此如此。楊雄點頭。便掛上腰刀，把兩個包裹都背了，執瞭哨棒，悄然自去。石秀出了廂房，走到中堂，只見一人昂然坐著，李公傍邊呆坐地，一言不發，此人正是江不良。石秀走上前，唱個喏，叫道：「江大哥，多年不見，一向可好？俺們小兄弟，難得這回廝見，怎不快活！」江不良一聲冷笑，叫道：「三郎，山東到此，一路上也辛苦，不知何日回山，俺好相送！」石秀一笑轉身，向江不良招手，江不良跟著就走，二人走到廂房裡，石秀笑道：「江大哥，俊不廝欺，俏不廝瞞，俺的事你自得知，不消細說。你要銀子用，何不早說，俺們小兄弟，何爭在這一點分上。俺只怪你口沒遮攔，不該將俺的行藏道破！」江不良連忙堆下笑臉，說道：「你不要生氣！這是俺的不是！好在這些話，還沒對第二人說起，請你不要生氣！」石秀道：「說哪裡話，俺若生氣，也不願見你了。江大哥，俺今便給你五十兩銀子，千萬不要告訴李公知道，待他問時，你只如此如此說。」江不良應聲理會。石秀又道：「好哥哥，俺今身邊只有一點零碎錢，整封的銀子，都在俺夥計包裹裡，傍晚時分，請你到城外九里墩地處等候，照數相奉，你可相信麼？」江不良道：「俺是知道你性子的人，怎說不信。」說罷，二人走出廂房，仍到李公跟前。石秀道：「江大哥，你不該相信那些謊言，幾將俺的公公駭唬壞了。」江不良道：「原說俺自己不是，俺哪裡知道梁山泊也有個石秀，求你不要見怪，俺去了。」只見他叫了一聲李公，唱個喏，沒精打采地去了。石秀便道：「公公，你看此人，來時魯莽，去也爽直。」李公道：「俺本不信三郎為盜。」半晌，不見楊雄，李公問：「王大哥哪裡去？」石秀道：「為了一點小買賣，他去尋個朋友。」又半晌，石秀焦躁道：「俺哥哥太不幹事，此刻不回來，教俺如何等待半天光景。」石秀起身說道：「公公，俺們動身時分，本約個潤州的朋友，在此地講一點小買賣，順便送一筆銀子去。哥哥此刻不回，倒使人心焦起來，今便出外招尋。倘見不到那廝，俺們須趕到潤州去，待那時再回來見公公罷。」李公道：「兄弟，有事請便！」石秀又在身邊摸出零碎銀子，給李公的小孫買茶果吃。當下謝過李公，掛上腰刀，提瞭哨棒，走出李公家門，去酒店中飽餐一頓。離了城關，邁開大步，徑向九里墩地方趕去。酉牌時分，早趕到了。

且說這個九里墩，卻是處荒涼所在，附近並無村落，盡是些樹林子和墳墓。因為這裡有很多的土墩，離建康府城外九里路程，人家就叫做他九里墩。石秀趕到，便走入一所古墓倚瞭哨棒，向四邊看著，沒有一個人影。卻待叫喚，忽見大松樹後閃出一人，叫道：「石三郎，你怎的此時才來，累俺等得心焦。」石秀看時，不是江不良是誰？便笑說道：「果然是你走得快，俺自不及，因為你比俺多生兩隻腳。」江不良也笑了。石秀叫聲：「江大哥，你瞧見俺的夥計麼？」江不良回說不曾見。石秀又叫：「江大哥來，俺有話說。」江不良走近前時，吃石秀劈面一拳，打倒地上，搶步上前，一腳踏住。江不良就叫：「三郎饒命！俺不要你的銀子！」石秀道：「你這廝，好狠，你要扭李公去見官，真的如是，俺們就沒有命了。」江不良叫喊饒命！石秀又罵一聲：「賊」，卻待拔刀，忽聽背後叫道：「兄弟，饒他不得！」說話聲裡，楊雄早到面前，只一刀，割下腦袋，隨手抹去血跡，將刀入鞘，把腦袋拋向墓後。石秀把腳一鬆，提起屍身來，走過幾步，望亂草叢中只一丟，這裡便做了他葬身之所。二人叫聲：「痛快！」又抹一抹血跡，楊雄便去樹根邊取出兩個包裹，石秀拾瞭哨棒，二人席地而坐。歇息了一下，才收拾起身，背上包裹，提瞭哨棒，冒夜而行，一路向北進發。

話休絮煩。二人一路趕奔，取道回山，不則一日，那日行抵徐州地界，因天色晚了，肚中又饑，便投一個所在下宿。